

話說當年打日本(下)

張儒和

挺身視察腿被擊中

戰鬥進行兩個多小時，劉安樓正面的鬼子開始停下來做工，砲也轉移射向，我懷疑他們在搞什麼把戲，挺起身來向外觀測，姿勢有點暴露，後面交通壕裏的通信兵趕緊拉了我一把，就在我身體傾側，頭下脚上的一刹那，左腿頓覺像是被木棒重重打了一下，轉身便掉進壕溝。通信兵說：「營長掛彩了！」我怕影響大家心理，制止他叫出去，直到看護士過來，血已濕透半截褲管。顧到戰況顧不到傷疼，簡單的急救後還能勉強站起來。

將近中午時分，團長的電話來了。「國樓戰況危急，敵人在南邊有戰車，第一營被突破，劉營長陣亡，你手上的預備隊有多少？趕快調過來增援！」我報告：「營預備隊僅有一個排，排長譚寶著馬上帶過來。我這裏戰況穩住，喬副營長陣亡，我不能動，請放心！」我放下話筒，命令譚寶著排長帶着三十幾個弟兄，從交通壕向國樓增援。

國樓方向戰況激烈，預備隊去了再也沒有消

息，我不放心，叫史指導員帶人去瞭解情況。史指導員走出去沒多遠，一羣砲彈打過來，腿上中了破片，和我一樣走不動了。鬼子砲彈中夾雜着毒氣彈，官兵都沒有防毒面具，祇好用濕毛巾捂住口鼻，眼也睜不開，鬼子乘勢攻進國樓，隱約聽到殺聲，電話不通，焦急的等候消息，團長的安危比什麼都要緊，真教人擔心。大約三點多鐘，傳令送來團長手令：「兄已突圍至湯集，第一營由王長湧連長率領在弟右側堅守，已請總部派隊增援，望利用夜暗擊退敵人。」

營長副營長俱犧牲

傳令兵任克信概略說了國樓戰況：「第一營被攻破，劉營長陣亡，第一連王連長打衝鋒，手榴彈都投光了。實在頂不住，副營長帶着譚排長一排人衝上去，全部犧牲。團長僅帶着特務排突圍到湯集，王連長大約四五十人在後面。」

湯集距劉安樓三里多路，原駐友軍，昨夜我還經過那裏，我自忖這一點距離還能掩護得住，把鬼子吸引過來再說。寫信交任克信帶回，沒有別的要求，希望電話能架好。第九連方面打得很

好，把國樓敵人的後方阻斷。張連長過來報告，並問我的傷勢，我指示他要和王連長保持連絡，掩護湯集的安全。

天色漸晚，寨內外雖然落了不少砲彈，傷亡很少，陣地上也沒有多大傷亡，祇是晨間剛接觸時傷亡較大。傷兵陸續接進寨內，醫官和看護士忙的團團轉，藥品不夠，連碘酒和紅藥水都沒有了。我的腿傷因為淋了雨水，開始疼起來，醫官要給我打嗎啡，讓給傷重的去打。我本來帶有雲南白藥，早給弟兄們用光了，這時祇有看着腿腫

入晚鬼子還不斷打槍，任克信又來了，團長的便條寫着：「四二四團已從東面打過來，弟速利用夜間出擊，接應該團！」天很黑，雨不停的下，召集各連長宣達團長手令，並商討如何出擊，吳國榮，張維鈞兩位連長很勇敢，決定由其率領七、九兩連分由左右打出去。八連連長負傷，連上傷亡亦大，頂住正面，正是黃樓打夜仗的老態勢。這一次不吹號了，連長帶着密集衝鋒，硬拚！說也怪，兩路衝出去，却不見鬼子踪影，真是來得疾，去得快！

翌日天明，清掃戰場，劉安樓前面，鬼子遺屍一百多具，國樓成了「鬼樓」。第一營官兵陣亡二百多員，譚寶著帶的一排人個個都是拚刺刀死的，王長湧一身是血，團軍需主任死在房屋裏面，金櫃的鈔票都燬了，一枚手榴彈炸的粉碎，慘烈！我架着雙拐在湯集見到團長，鐵打的漢子也禁不住熱淚盈眶。清點部隊僅得二百一十餘員，不到原來的二分之一，好不傷心！

檢討戰役祭悼國殤

打過仗就要檢討，團長這次沉痛的指出：「一、情報欠靈活，敵人夜間運動向我接近，竟未及早發現，致遭奇襲，幸虧三營頂得住，左翼未發生問題。二、敵人有重點，而我軍兵力分散，轉用遲緩。三、譚寶著排長英勇果敢、犧牲有代價。四、要有旺盛企圖心。才能應敵，劉營長太消極，雖然陣亡，死的不值！五、兩位副營長和幾位連長的犧牲，非常壯烈，報請表揚。六、敵人不會善罷干休，我們要積極備戰！」團長不愧沙場老將，自出發以來，本團仗打的最多，傷亡最重，他不但氣餒，從容鎮定，越打士氣越旺，他知兵識兵懂得領導心理，官兵受的感受很大。

打仗免不了傷亡，老兵們甚至對傷亡無動於衷。我從軍以來，首經戰陣，傷亡就這樣大，尤其是身邊眼前的人，看着他們倒下去，慷慨成仁，其悲壯偉烈的表現，實在是紙筆難以形容。

從山東同師皖北，曾在王老人集忠烈祠，公祭副營長以下殉國官兵，自己作了一篇祭文，不問韻律，不計詞藻，却是真情流露，特抄錄下來

以充篇幅，文曰：

「維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十四日，第六十三團三營營長張儒和率官兵代表謹以蔬果水酒，致祭於援魯各戰役陣亡諸先烈之靈曰：中原板蕩，倭寇猖狂，侵我國土，欺我同胞，男兒奮起，衛我封疆，誓師援魯，逐彼豺狼，龍山逢敵，初試鋒芒，英勇壯烈，銳不可當。黃橋之役，揚威芒碭，國樓血戰，倭寇喪胆，我諸先烈，成仁沙場，功垂史冊，萬古名揚，入魯五月，奉命返防，哀我先烈，死為國殤，忠魂不瞑，誓滅扶桑，掃除羣寇，國威遠揚，億萬後代，世景景仰，茲值佳節，人間天上，誼屬袍澤。謹備漿果，英靈不遠，魂其來饗！」

刮骨療毒一張傷票

我腿上的傷，是槍彈貫穿，並不嚴重。當時鬼子的機槍是對準我打的，子彈從腿肚子肌肉部份穿過，沒碰着骨頭，沒傷到動脈，真是萬幸。子彈進口小，出口大，當時流了不少血，看護士給上了碘酒，施以簡單的包紮，限於條件，別無處理。後來淋了雨，又不斷的走動，結果腫了起來。因為沒有藥，醫官張式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；無計可施。團衛生隊也沒辦法，住院簡直是奢想，唯一的辦法是到徐州去買藥。

張醫官是魯南人，決定化裝藥商，去徐州買藥，我把總司令的慰問金五百元法幣都交給他帶去了。三天後買了一批西藥回來。那當兒還沒有抗生素這類的特效藥，祇記得最好的消炎藥是「雷福諾爾」，最有效的殺菌藥是「六〇六」針劑

，連阿斯匹靈都很名貴。我的腿傷發炎很厲害，傷口已潰爛流膿，行動只有騎馬，當然還須人扶着，不然非摔下來不可。

張醫官有了藥，手術可以做了，便騰開水消毒，用手術刀挖去爛肉，麻藥都沒得用，真够痛的。做完手術，敷上「雷福諾爾」，包紮好，再打一針「六〇六」靜脈注射，就算完事。官兵們看見我「刮骨療毒」真替我担心。如果有醫院住上十天半月很快就好了，可是那兒有醫院？大約經過十幾天功夫，傷口漸漸復合，人也覺得輕鬆舒暢了許多。

我自入伍以來，生病負傷，從來沒住過醫院，至今還沒打破紀錄。記得「軍隊衛生」中規定，傷兵要由軍醫填發「傷票」，註明單位、級職、姓名、負傷地點、負傷部位，用筆圈劃名稱，傷票兩邊有紅邊，撕去一邊，表示要用担架，撕去兩邊，表示可以自己走路。兩邊都不撕，表示傷重，要用各種方法後送住院。張醫官帶有傷票，但是誰也不要。重傷的多由團衛生隊處理，輕傷的和我不一樣隨隊行動。不過張醫官特別送我一張，兩邊都沒撕，要我留作紀念，至今我還保存着。現在知道有「傷票」，怎樣用的人都少了。

打仗講軍紀，功過有獎懲，入魯成功，打的仗雖不少，沒想到會受獎，以為總部的傳令嘉獎已經够光榮了。八月間，正軍次魯西城武，與陳毅匪部纏鬥，總部發下兩座獎章，吳團長得的是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，我得的是甲種二等獎章，事蹟則是「隴海路作戰有功」，當時真是受「寵」若驚。戰地沒有頒獎儀式，也沒法佩掛，但

是意義頗大！這麼遠，委員長還知道我們入魯作戰，並且論功行賞。光榮不是我個人的，應當歸功全營官兵，活着的、死去的都有一份。我集合官兵報告此事，並把獎章給大家看，官兵無不振奮。那時候已很久沒發餉了，給養也時常斷。在敵後與敵人週旋，真是艱苦，得此獎勵，比發餉還高興。

千里軍郵寄來獎章

還有值得一提的，獎章和執照是軍郵局由重慶輾轉遞送到山東敵後的，不但遠經數千里，且經過重重封鎖線，能及時到達，真要感謝戰時軍郵人員。我也時常接到後方親友和淪陷區家裏的信。前數年有機會和軍郵幹部講話，拿來證明軍郵對抗戰的貢獻（郵政總局發行抗戰軍郵史一書，民國六十五年安國基著）。

劉安樓作戰負傷，沒有退下去住院，傷好了留下疤痕。拿了傷票，不但留作紀念，而且在抗戰勝利時，憑此多領一份「勝利獎金」。

援魯戰後，於當年九月中旬回到皖北，加緊整訓，準備參加中原會戰。十一月，移駐河南汝南，又接到一座獎章，事蹟是「援魯戰役負傷不退」，是軍事委員會頒發的光華甲種二等獎章，這座獎章很有意義，象徵日月光華燦爛兮，用以表揚負傷不退非常合適。後來軍事委員會又訂有「忠勇勳章」，專用以獎勵負傷不退者，可惜我再沒有機會，當了一輩子軍人，就負了這一次傷，能因此獲獎已是莫大光榮。此外，在營長任內還奉頒一座干城甲種二等獎章，事蹟是「抗戰

有功」。一年之內連得三座獎章，雖是我的殊榮，但不能忘記全體官兵的浴血犧牲。我感激上峯的德意，更感念我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！

難忘老團長吳冠軍

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鬥，在這場偉大的聖戰中，多少可歌可泣之事，多少英雄人物，自有人來記述，自有文章來闡揚。前兩年有一雜誌以「難忘的人」徵文，妙人妙事不少，頗有意義。在我週圍，終生難忘的人不知有多少，能够留下永恆回憶的，有我的老團長吳冠軍上校，以及我那伙為抗戰而流血犧牲的戰友。他們是一羣無名英雄，一羣「難忘的人」。僅分述如次：

吳冠軍團長是典型的山東大漢，方面大耳，聲音洪亮，「好漢不怕出身低」，他從不諱言自己的身世，十五歲從家鄉武城逃出來，當兵還不够格。在北洋軍李景林部下當備補兵，後來熬到連長，才請連上的「師爺」教讀四書，練寫大字。最高學歷是步兵學校學員班。

吳團長雖然出身行伍，但從不歧視軍校畢業學生，在他團裏的軍校學生，無不受重視，培育提攜更不遺餘力。他在廿一師稱得上元老，江西剿匪時就代理團長，後來整編為營長，抗戰時再升任團長。我到差時，他快有四十歲了，初見面給我的印象，簡直是戲台上的關公。日子稍久，才感覺他威而不猛，通達世故人情。

他知道我以前帶學生，沒打過仗，很顧慮我。平日對我們屬下嚴管動教但不苛。練兵的方法

很多，有點西北軍的作風，對上服從、對下關愛，領導很成功。當團長八年多，和他一起幹團長的有的已經升了師長，他還是我行我素照樣幹，絕無怨言。我最佩服他的是勇敢善戰，堅毅沉着，像國樓那樣慘的仗，都能指揮若定。他知道劉營長消極不主動，才把第一營與第三營對調防地，使第一營靠近團部，結果幾乎突圍失敗，全團兵力損傷大半，他照樣有信心，打完仗一定要檢討，功過分明。對我這個新進營長，從第一仗就建立生死之交，打了半年的苦仗，幾次相見落淚，英雄淚不輕彈，他的淚不是劉備的淚，是真誠的流露。

卅三年初，部隊調四川萬縣整訓，他本來力保我當副團長，結果我調升軍參謀處中校課長，團長勸我考陸大，說學術重要，不要重視當前職務的高低。我考取陸大後，他多方支持我。勝利後到北平接收，別人升官發財，他還是六十三團團長，冀東作戰身負重傷，才調升副師長，住院療傷。他一直想把團長交給我，才能放心，結果我未能回部隊。遼西會戰部隊失利，我正好回北平訂婚，他祝賀我有美滿的婚姻，却惋惜六十三團的失敗。

老團長一生戎馬倥傯，他的軍人事業，起於華北也終於華北，現在若還活着有七十五歲了吧？

喬明遠李炎森烈士

喬明遠是我的第二位副營長，我到六十三團三營到差時原有一位沈副營長，吳團長顧慮我，

特把全國最優秀能打仗的喬連長調升上來。那位沈副營長調走時不高興，以為我不要他，其實我誰都不認識，不管誰來我都歡迎。明遠陣亡後，又調升血戰國樓的第一連連長王長湧來當副營長，都給我很大幫助。

喬明遠是河北人，保定四存高中畢業，先學空軍，後進軍校十六期，籃球打的很好，參加過華北運動會，在營經常和我帶官兵打籃球。部隊戰鬥訓練他從不騎馬，總是走在隊伍前面，全營官兵都敬愛他。連長中有資格比他老的，也都聽他的。部隊出發作戰，他帶營部開設指揮所，研判敵情，協助指揮調度，從容不迫。戰況緊急時，那裏危險他到那裏去。黃橋之役，他領着衝鋒，黑夜之間，竭力掌握部隊，和我連絡，有一次擄獲戰利品回來，也不邀功。過隴海路時他領先通過，一到敵後，就積極備戰，構築工事，他畫的計劃要圖，至今我還保存着。國樓之戰他臨危不亂，身先士卒拚命去堵缺口，阻敵前進，不幸壯烈成仁，曷勝惋惜！

生前我們會互相留下家鄉地址，他告訴我，父母健在，母親曾在頭一年由天津輾轉到皖北看過他。陣亡後，我保存他的遺物，先寫信給他的弟弟明璋，告訴他哥哥葬在江蘇碭山北劉安樓。勝利之後我到天津，曾拜見他高堂父母，兩老都很明達，認為兒子為國捐軀是光祖耀宗的事。明璋已結婚生子，並將兒子承嗣乃兄，遺物及軍長致贈的匾額都交付兩老，我以生死之交，來台後於前數年將其忠烈事蹟寫傳，報請入祀忠烈祠。明遠為抗日救國而從軍，為國犧牲，長留正氣在

人間，死亦無憾！

李炎森也是軍校十六期同學，湖南人，當連長很早，短小精幹，帶兵打仗都行。記得當緊急出發時，命他担任尖兵連，他完全按照典範令規定，一絲不苟的做。龍山遭遇戰，他當時在邵橋指揮，襲擊敵人，打的乾脆利落。他中彈倒下時，還高呼口號，我離他十幾步，看的很清楚。龍山戰後，我寫了「李炎森之死」發表於淮上日報（軍報），後來又在卅二年某期「黃埔」上刊登。前年「奮鬥」月刊以「龍山忠烈」為題，作為忠勇事蹟介紹給國軍官兵，炎森真是不虛此生！（上期所載「季炎森」應為「李炎森」，特此更正）

克難軍醫救人無算

張式之是營部的上尉軍醫，沒有正式受過軍醫教育，從看護兵升到軍醫。抗戰時軍醫缺乏，這是常事。不過他在從軍前，在山東家鄉曾習中醫，家裏開藥房，可說是中西醫兼備。營部醫官祇有一位看護士做助手，內外科兼理、衛生勤務一齊來。那個歲月，醫藥缺乏，所攜帶的十字藥，藥品有限，不外碘酒和紅藥水，止痛藥只有嗎啡一種，但是他能無中生有，「超級作業」，對病另開付中藥，兩劑就能治好病。

幾次激烈的戰鬥過後，傷患增多，經過他的處理，輕的繼續作戰，重的後送治療，沒有發生過遺棄傷患的事。過隴海路時他落伍離隊，有人以為他開了小差，但過不了幾天，他和看護士隨着吳國榮排長一同回來了。原來他因為走在後面收容落伍士兵，部隊過隴海路時一跑，沒有跟上

被截了回去。回來後正好趕上國樓之役，傷兵之多，他二人忙的不亦樂乎。藥品用完，無法補給，幸虧他冒險跑了一趟徐州，買了藥回來，救了不少傷患。

在敵後五個多月，打鬼子，剿共匪，傷的病的全都靠他治療，連老百姓都知道張醫官的醫術好，換句話說，那個時代我們就已經開始「為民義診」了。張醫官因為沒有正式學資，升不上去，也沒有機會調訓，作了好多年營軍醫，仍然樂此不疲。對這位行伍軍醫，我感激他，敬佩他，也時時懷念他！

勇士型劉冠杰排長

劉冠杰排長和鬼子拚刺刀時，我離他不遠，這位山東大個真有種，那種場面，摸黑硬拚，而且一心想捉活的，真是了不起。如果不是他臂上挨了一刺刀，旁邊的弟兄性急，一定會給他捉個鬼子做俘虜。他是軍校十六期同學中發展較慢的一位。後來當迫擊砲排長，站着指揮射擊，頭部中彈，子彈從右頰穿過左頰，打掉好幾顆牙齒，也沒有住院，傷好後調別營當連長去了，每想起肉搏戰，我就難忘這位勇敢的弟兄。

軍隊中常有「兵油子」，這是一種「虛而且謔」，不太好的稱呼。從好的方面說，是老經驗，軍隊混久了，什麼都懂，從壞的方面說，是老世故，好投機取巧，邪魔鬼道的都會。但這種人多半講義氣，也明是非，處的好真有用，他能真拚硬幹，兩肋插刀也不在乎。我營裏就有不少這種人物。

老兵油子另有一套

張子恆十四歲就在東北當「鬍子」，九一八事變參加義勇軍，殺過不少鬼子，他到我營來是自動投效的。記得部隊在出發前，傳令班長帶來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大漢，年紀卅開外，見我面即要求在營部當傳令，自稱是友軍某部的班長，知道我們部隊要入魯，想隨部隊回家看看，不計職位高低。副官說此人有點危險，喬副營長看他豪爽，營部也需人，就留下了。一出發作戰，就見他表現不凡，到各連傳達命令，腰桿挺直，砲火下奔來奔去，毫無畏懼，在部隊分散游擊時，他常帶一枚手榴彈，跑出去很遠，打探些鬼子動靜回來。起初我尚不重視他，沒有給他手槍帶。過鐵路那晚，他隨着喬副營長先行，接近偽軍碉堡時，副營長叫他停下來等我，我通過時聽見他和偽軍哨兵正聊得起勁，他說認識其中的人，要跟他們做點「政治工作」。

劉安樓打仗時，他跟喬副營長先出去，喬陣亡，他拿下佩槍，將混身是血的副營長擋下來，並說了八連連長一些不中聽的話，我當時沒在意，手槍就叫他用着。鬼子衝上來，就顯出他的本事，槍法奇準無比，打了一天的仗，他到各連來回傳令，真有一套，傳令班長受傷，就讓他代理，我負傷，衛士郭天興也負傷，他不但招呼我，營部裏裏外外什麼事他都管理得井井有序，毫不含糊，副官受傷後送，代理的副官他看不起，常起衝突。對傳令們他自誇什麼都在行，自稱是老兵油子。

國樓戰役，深入敵後游擊剿匪，他常自告奮勇，穿便衣出去，打探消息，有時一去幾天，回來就有收穫。可是時間一久，兵油子的習氣也就來了。一天，因吃飯問題和副官發生衝突，被我斥責了幾句，當晚行軍，他要把手槍交給別人代措，同事不肯，知道他想開小差，不願措個「拐械」的惡名，竟未離隊。這也是老兵油子的規矩，不隨便帶槍逃亡。後來他對人談起：「營長信任我，副營長重視我，不能在緊要關頭開小差。」老兵們有句話：「事大事小，一跑就了。」這是說出了事，一開小差就完了。

馬仗故事廚子英雄

張子恆雖是兵油子，但為人義氣，不在緊要關頭開溜。後來團部成立便衣隊，要選機警勇敢的上士當副隊長，我推荐他去。團長也很賞識他，在山東作戰很有表現，誰說兵油子不能用呢？

營裏配備的有馬匹，乘馬和馱騾，過去飼養馬的叫「馬仗」，正式職稱則是「鞍工」和「掌工」，負責修理馬鞍和釘馬蹄鐵，是專才。馬仗飼養馬也不簡單，但職位都不高。

李振漢是老馬仗，門牙早掉了，外號就叫「老沒牙」，在營部人緣好，負責盡職，喜歡喝兩盅。營長副營長的座騎，兩匹蒙古馬，膘肥臂大，能走善跑，歸功於「老沒牙」。他是江蘇沛縣人，早年在張宗昌部下當過小官，不識字，因為在家鄉餵過馬，編到本營就當起「掌工」。我們入魯經過蘇北，打了幾仗，徐州附近幾縣都知道，距李振漢的家不遠，按情理該回去看看才是，但他就是不肯。

有一天，一個青年人找到營裏來，問李某人在不在？原來是李振漢的兒子找來了，父子相見，悲喜交集，十幾年沒回家了，我准他的假回去看看，他堅決不肯，說是混到現在還是馬仗，沒臉見人。同事們勸也沒用，祇好依他，給他兒子帶筆錢回去，慰勉他一番，仍照常餵馬牽馬，這比薛平貴從軍十八年，回到武家坡戲妻強得多吧！

還有一位孫喜旺，會做一手好菜，打仗也不孬。他是河南人，在家開過飯館，家鄉淪陷，跑出來當兵，幹伙頭軍，菜做的好，也有表現機會。以前營部有小廚房，做些麵食炒菜，很有兩手。我到營部，將小廚房併入大伙，孫喜旺「小材大用」。過鐵路之後，團部把他調去，又恢復原職。國樓之役，團部損傷很大，團長突圍出來，帶了特務排和少數幕僚，連軍需主任都壯烈犧牲。孫喜旺不知怎的，赤手空拳竟能衝出來，平時只拿鍋剗菜刀，這時他拿了兩枚手榴彈，鬼子進了莊，他躲在廚房柴堆裏，幾個鬼子搜進來，孫喜旺拉發一枚手榴彈，炸死了屋裏的鬼子，又投了一枚出去，炸開一條血路，還奪下鬼子一枝槍跑出來，滿身是血，追上一夥人，跑到湯集。第二天見面，他津津樂道。伙仗也殺了鬼子，團長予以表揚，他還是幹小廚房，照樣做麵飯。

戰抗的浪潮淹沒了泥沙，捲起了風雲，難忘的事，難忘的人，寫出我的人生一抹，走筆至此，不禁感慨萬千！

七十年元宵節草成